

01 烏豆乾

王朝源

市面咧賣的抑是家己做的喙食物仔有萬百款，做法無論是齏的、烘的抑是豉的；氣味毋管是甜的、鹹的、酸的、簽的攏總有。有人興燒酒，有人興豆腐；有人愛釣魚，有人愛行棋。逐个人恰意的喙食物仔攏無相仝，啊若我上恰意的，就是大溪的烏豆乾。特別是形狀大大塊，四里角角厚 tut-tut，表面色水烏赳赳彼款我上恰意。這款豆乾外形雖然烏、粗闊大籬，毋過千萬毋通看貓的無點，保證食一擺就牢喙，若無食著是會怨嘆一世人。

烏豆乾哺著恰喙閣實穢，愈哺愈芳。芳味先對鼻空衝起來，了後鑽入去頭殼內，予我規身驅攏爽快起來。上予人呵佬甲會觸舌的，就是耐哺恰伊的韌齏齏度，會使講是好食甲連喙齒都會綴咧唱歌。

除了頭前所講著的齏齏、芳合我的口味，食著會繼喙以外，就是伊的生產過程攏有身份證會使看甲明明。水質好、用料實在、無摻人工色素恰防腐劑，糖、鹽嚴格控制，摻甲拄拄好袂超磅，對身體絕對無敗害。

是按怎烏豆乾會是我上恰意的喙食物仔咧？其實，其中閣有一段非常有意義，嘛真值得紀念的愛情故事。

聽阮阿母講伊猶未嫁阿爸進前，是佇大溪一間豆乾工

場的門市咧顧店。彼陣阮阿爸咧做憲兵，訓練中心結訓了後落部隊，分發去慈湖衛兵。有一个歇暝日，阮阿爸和

伊的兵仔伴相招去蕪大溪的舊街，蕪啊蕪煞蕪入去店內共阮阿母交關。

阿母講伊恰阿爸就是按呢熟似的，尾仔就戀愛、結婚。較早工場恰阿兵哥的月給攏無濟，約會的時陣為著欲省所費，阿母就對工場買烏豆乾去和阿爸那開講那啖糝。所致阿母這馬不時攏會滾耍笑講，會當做阿爸的牽手上愛感謝的就是大溪烏豆乾這個大媒人婆仔。

逐冬初二若綴阿母自外家轉來，嘛是攏買烏豆乾予桃仔內的囡仔做等路，逐家攏食甲笑哈哈、哺甲啞啞叫。早前我一直想攏袂曉，定定會問家己，喙食物仔遮爾濟項，我哪會上恰意烏豆乾咧？敢講是佇阮阿母腹肚內食慣勢的關係？

02 校園的「烏甜仔」佇佗位？

Kua Suī-lân

外口咧起風矣！樹葉仔一葉一葉落佇塗跤。毋知「烏甜仔」有紮裘仔無？天頂烏雲罩日，我想閣無佻久就會落雨，毋知「烏甜仔」敢會記得紮雨傘？

「烏甜仔」是我上好的朋友，阮兩個會使講是司公仔象柸。伊的目睭重巡、大大蕊，面肉烏烏，會共頭髮縛做一摠。逐工都笑頭笑面，我毋捌看過伊憂頭結面。「烏甜仔」瘦閣薄板，毋過誠粳粳走，佇阮這班排頭名。雖罔伊瘦卑巴毋過真粳粳食，我攏講伊是瘦田粳軟水。伊咧講話若親像貓仔罔 iaunn-iaunn 叫，若無斟酌聽，你會毋知伊咧講啥？佇學校我是伊的放送頭。同學攏會叫伊「烏人齒膏」，講實在的，伊無愛人按呢共叫，毋過伊嘛袂起呸面，來佻同學起冤家，就規氣據在人叫。我想講伊人都嬌嬌，咧笑的時間予人感覺甜物物，敢若牆圍邊的烏甜仔，我就按呢叫伊「烏甜仔」。聽著「烏甜仔」伊煞笑甲喙仔裂獅獅，繼咧講：「干焦你會使按呢叫喔，咱永遠鬥陣行！」

舊年拄著新冠肺炎疫情，學校臨時臨曜停課，我逐日向望來學校上課，會當佇水池仔邊佻「烏甜仔」逐蝶仔，佇石頭縫做伙揣狗蟻岫抑是坐佇涼亭仔跤講心內話，予煩惱走了了，心情袂輸熱天食西瓜，心涼脾土開。

開學頭一工，逐家攏來矣，「烏甜仔」煞無來，我一直等到放學伊嘛猶無來。我真好玄走去問老師，想袂到老師

講：「伊袂來矣！昨昏有社工講伊欲轉學，轉去佗？毋知影。」聽老師講煞，我隨目屎流、目屎滴，敢講「烏甜仔」是發生啥物代誌？哪會無張無持欲轉學咧？老師看我哭袂煞，知影阮兩個是褲帶結相黏的姊妹仔伴，雄雄嘛毋知欲按怎安慰我。

一冬矣，「烏甜仔」全款無消無息，現此時我煞無機會通叫你，校園內的蝶仔猶原佇水池仔邊跳舞，狗蟻全款佇石頭縫無閒頤頤，涼亭仔跤有看著烏甜仔煞看無你的形影？想欲佻你拍拈涼，毋知愛等甲當時？對你的思念就親像一粒種子種佇我的心肝穎仔。咱若有緣來做伙就愛知福惜福，珍惜身軀邊的人，敢毋是咧？

